傅洋的大儿子喝酒喝死了,清月留下来照顾戴琪

8

黄梵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陈小楠父亲病逝,母亲清月独力撑持着贫寒之家。母性及挣脱底层的愿望,使她为改变儿子未来的命运而苦苦挣扎,这个屈辱的过程,牵引出一段隐秘、久远而浪漫的往日故事……而清月唯一愿望所寄的儿子,却在青春的躁动中不能自拔,反抗,叛逆,毫无良心地消耗着青春,消耗着清月的母爱。

[上期回顾]

清月怀着忐忑的心把父亲的信交给了傅洋。这天晚上,话语不多的戴琪突然找清月谈心,说她的身体不好,说傅洋身体不好。入夜,清月睡得很香,钱的事情一旦说出口,反而踏实了。傅洋和戴琪反而睡不着,他们商量后,决定给清月一万块钱。

烦恼人生

傅洋设宴为清月送行

中午的离别之宴,傅洋设在宋记酒店的包间里。傅洋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老爷子在外面摆宴席,儿女们一个也不许落下。他们知道父亲一生气,血压呼哧就能蹿上去。所以,家里来了父亲的贵客,儿女是轻易不敢怠慢的。平时俨如孝子的大儿子,那天偏偏没有来。他打电话给父亲告假时,父亲只咬紧牙关嚷了一句:“你可少喝点!”

清月是第一次喝法国葡萄酒,一杯酒下去,心里的烦恼就随笑声飘远了。她将眼睛注视在傅洋的大孙子身上,他静得像一件好看的家具,酒桌上大人的任何话在他听来都是有趣的事。他没有一丁星火气,一双大眼睛闪烁在女孩似的长睫毛下。

“这孩子真好,这么小就像个大人似的。”关于他,她心里想说的话远不止这些。他脸上隐约露出小楠的某些神态。所以,她看几眼是看不够的。

“能告诉我,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吗?”

孩子的脸上徐徐泛起红晕,他无言地用牙齿发出碰击声。最后,他清了清嗓子,摇着头说:“不知道。”清月惊讶小楠每次也这么回答。但那孩子还在沉思,眼睛瞥着母亲,另有所思张开了双唇:“最好像我爸那样当个官。”哈哈,这个小精灵把他母亲的心思都看透了。

“想当多大的官呢?”

一阵静谧。孩子的心像一块悬空的石头,忽然又砸到地上:“反正要比爸的官大!”清月还想弄明白什么,刚要张口,就听见傅洋用醉态的声音骂了一句:“都是你爸带你出去好吃好喝给混的……就不愿好好读书,”傅洋的话还没说完,桌上已经一片沉寂。大孙子望着他爷爷,恢复了沉默寡言的神态。清月留意到大儿媳严肃未笑的神情,她怕自己引的话弄得大家不高兴,忙为孩子辩护道:“孩子想得实在点没什么不好呀?”她看见傅洋像忘记一切地沉醉在酒里,于是岔开了话题。

她死活夺下傅洋手里的酒杯,“你怎么忘了自己的高血压了?”

“没事,让我再喝一杯。”

“不行。”

“那,就喝半杯。”

“不行,三分之一。”

“……好好,就三分之一。”

就在傅洋用眼睛到处搜寻被清月藏起来的酒瓶时,屋里的人听见大儿媳突然“啊?”的一声,眼里漫散出害怕的神色。直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她在接听手机,即使留神倾听,旁人也只能听见手机里的咧咧声。她把手机盖合上时站了起来,嗓门不能再大了:“大刚喝酒出事了,正在镇医院抢救。”

……

在追悼会上,有人捂着脸在颤抖

儿子媳妇在医院太平间守灵的时候,傅洋也在家里开了灵堂。一次不经意拍的照片,现在放大了供在灵位中央。在傅洋看来,秘密也许就在这里,傅刚的脸与大儿媳的脸一比,谁的命硬就一目了然。傅刚的容貌几乎没有败笔,可是没像他媳妇那样有索命的高颧骨。

傅洋一连三天坐在灵位跟前,像睡着一样。他让那炷牙签细的印度香的烟在三天里持续不断。戴琪呢只是哭,厚厚的眼泪像银链子挂在脸前。她三天里几乎没挪过窝,完全靠清月在一旁照料。清月搜肠刮肚地寻词安慰,一会说,犯脑溢血死的人没有任何痛苦,一会说,人生原本就苦短,我们再活些年也就这么回事。这几天,如果不是清月主动留下来,大家吃得肯定很糟糕。

去火葬场开追悼会时,戴琪分外悲痛。一见过去常来她家的那辆白色税务车,她大嚎一声,就扑倒在它的跟前。她在地上滚得像一团烟,三四个人都挡不住这股突如其来的蛮劲,最后七八双脚站在两侧才把她卡住。

整个路上,戴琪几乎睡着了,她的眼圈黑乎乎的,三天来泪水在她脸上散而复聚,脸像被罩在蒙蒙水汽里。三天来清月的反应,始终迅速又准确,把剪刀等锐器都藏匿起来,帮戴琪度过了一场场危机。不过火葬场里奏响的哀乐,像嘹亮的军号声,重又唤起戴琪哭嚎的精神。一下车,她就被一群妇人护在中央。男人们则远远看着她们,他们各自闷声抽着烟,不时朝地上吐一口痰。所有人的左臂上都套着镶红星的黑袖圈。

当戴琪再次扑倒在地上,清月感到了她真挚的感情。在戴琪几乎是愤怒的挣扎中,阻拦她的那些手显得那么绵软无力。她和大地搏斗了一会,胜负就决出了。她只剩下两只手在乱摆,许多人向她俯下身去。尽管闻到了地上的香灰味、垃圾味,但还是不敢把她抬起来。戴琪的身子就像倒下的墓碑静伏着不动了。看着她剧痛的样子,大家知道她的腰扭伤得不轻。于是,那天出现了追悼会上奇特的一幕。二儿子费了周折,才从火葬场借来一副担架,戴琪在乱纷纷的一片手中,给托举到担架上。整个追悼会期间,那副担架始终被人轮流抬着。为了看到水晶棺材中的儿子,戴琪侧着脸,把脖子伸得像一支长矛。无论她怎样睁大眼睛,也看不见黑压压的人头是怎样一直排到大厅外面。

傅刚的上司到遗像跟前才拿定主意,他推翻了原先背悼词的决定。他意识到穿得笔挺整齐的人群里,各种上下级关系格外复杂,他说的话必须合乎一些领导的胃口。他差点疏忽了这是公事,哪怕一个小失误,都会成为领导眼中他一辈子也还不清的旧债。他的心顿时一紧,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了发言稿。这时,在他身后挂着遗像的隔板背后,傅刚像一条精致的模型船,纹丝不动地躺在租来的水晶棺材里。此时的傅刚,再也没有从前上司表扬他时的谦恭劲,他仿佛屏着呼吸,在暗自享受被领导颂扬的幸福。

这位上司美滋滋地念到最后几行,台下已有人用手捂着脸在颤抖。作为涉世已深的人,当他们听到“傅刚带病死在工作岗位上,他死得其所,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样的句子,他们心里再也忍俊不禁了。谁都知道傅刚是喝酒给喝死的。所以,手掌里的脸在笑,手掌外的脸则给人悲痛过度而颤抖的印象。

到了告别遗体的时间,戴琪还想在儿子遗体跟前多耽搁一会。无数的往事这时在她心里串成了一条金项链。出人意料,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白色的小花瓣,撒在透明的棺材上。她的告别姿势当然最特别,担架被平放在地上,头实际上是侧着朝棺材点三下。那群始终尾随着她的人,不敢再耽搁,赶快用面包车把她送往医院。路上车子越开越快,后来还没到医院,她就痛得晕了过去……

戴琪住院,清月当陪护

清月回家的时间被彻底推迟。在出殡这个庄严重大的日子之后,戴琪倒霉的腰把清月又滞留在病榻跟前。戴琪在医院里躺下的第一天,儿女媳妇还在病房里笑语喧哗,孙子外孙还在病床上下爬来钻去。三天一过,医院里就难见到他们的踪影。夜间照料戴琪的重担,就落到清月一人身上。

三天的昼夜守灵,把向来咄咄逼人的傅洋,变成一个虚弱的影子,眩晕和感冒把他阻挡在家里。儿女们用钱为清月在医院造了一个新窝。说“窝”实在不过分,一把看上去还挺逍遥自在的帆布折叠躺椅,是从医院物管处租来的,晚上挨着病床打开,清月就可以睡觉了。儿女们轮流每天派一人前来探视一下,问的话每天千篇一律。比如,给清月和母亲订的双人伙食是否合口?主管医生今天查房又说了什么?不管什么时候来,都是一副急巴巴赶着去上班的样子。

户外,太阳把柏油路烤得绵软无力,车轮都粘上了黑糊糊的柏油。站在医院的十来层高楼上,清月望见一条马槽似的老街。这条街虽然破败得像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但还是引得清月更仔细地观察它。由于清月的看护技术娴熟,病床上的戴琪没遭多少罪,连一个像样的褥疮也没生。待到快一个月戴琪即将出院时,戴琪忽然觉得有一件隐私非吐不快。她把声音降低了对着清月,“我说件事给你听,你听完就当没听,而我呢,说完心就真正死了,我死也瞑目了。”那天清月听得安安静静,听得她原来那扇紧闭的心扉也慢慢松动了。

一个马桶圈毁掉一段海誓山盟

6

王小柔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以“段子”知名的津门女作家王小柔,几年来坚持不懈地用她的哏段子涂写我们鸡零狗碎的日子。向来以损时尚贬流俗为乐的王小柔,这次也没放过幽潮流一默的机会,在篇章语里,又小小讥讽了一下白领喜欢用星座测字算命,还对眼下的经济危机给予“严重”关注,高呼“在这样的经济情况下,我们坚决要做省油的灯”,并对大学生就业难表示“深切同情”。

[上期回顾]

阿勇年轻的时候一直很帅,可过了三十岁后就一身的中年相,不但得了糖尿病,还有高血压。女人的兴趣随年龄增长会减弱,男人则不。他们的玩具只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贵、越来越不实用,他们常有的玩具是背投电视、发烧音响、汽车等一切需要复杂工序启动的东西。阿勇的玩心也是越来越重,买了一堆户外游的东西整天炫耀。

生活杂谈

永远没多远

有一阵子到处都在问“永远有多远”,其实永远真没多远。就像去年十月,我刚面若桃花满心虔诚地对新婚燕尔的小石夫妇说“祝你们永远幸福”,喝高了的男主角当着我们几百号人表态时话里话外都有永远这个词儿,但时隔一年,他们却放出话,要离婚了。正如听见谁结婚要准备随份子一样,对于要离婚的,我们似乎一个个突然明白过来,已经离了的、正闹别扭的、还没结婚的,都来了热情好像特懂生活似的,人人都语重心长苦口婆心,劝完这个劝那个。

轮到我出山的时候一般事态已经到了尾声,也就是说离婚证都发下来了,但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了小石,刚进人家门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特庸俗地问:“为什么呀?”她倒了杯水,把饮水机弄得咕噜咕噜响,以至于我没听清前几句话,等水端过来的时候,她什么话也不说就往我旁边一坐,我以为她是故意不说让我猜原因,我就大着胆子朝庸俗里想。“他外面有人了,被你捉奸在床?”她摇头。“他赌博,输尽家产?”她摇头。“他身患绝症,跟你大义灭亲?”她瞪了我一眼,然后摇头。“他生理有缺陷……”她大笑起来抓起桌上的话梅撒了我一脸:“你丫的才生理缺陷呢。”而脸上的笑容是我将近一年没有看到的。

婚姻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弱不禁风,小石离婚的起因居然是因为马桶圈。其实在发生争执之前一点儿先兆都没有,小石在厨房洗碗,她老公从厕所出来继续看报,屋里祥和得只剩新闻联播的声音,但小石去了趟厕所这一切就都不一样了。她坐在马桶上的时候沾了一屁股凉凉的潮湿,这湿乎乎的感觉像大火苗子让小石腾地就着了起来,她一脚把门踢开站在客厅里指着丈夫说:“我忍了好长时间了。你有没有记性啊,上厕所不把马桶圈掀起来,你懂得尊重女性吗?吃饭的时候还看报纸,我下了班累死累活给你做饭,你却一点也不珍惜和我在一起的时间。你刷完牙哪次把牙膏盖儿自己盖上了,什么都得我给你擦屁股。你不把看过的书合上,用完电脑也不拔电源。你每月把工资一千一千地往你妈那送我说什么了,可我给我妈买点儿东西你怎么就那么不高兴呢……”

小石的丈夫都听傻了,等他明白过来,把一肚子陈芝麻烂谷子也倒了出来:“你不说说你自己,你接听我的电话,查我的短信息。你脱完衣服就知道扔沙发里,你坐椅子上每次都把脚从皮鞋里面拿出来,用脚尖勾住鞋,而且还一晃一晃的,我早就看不惯了,可我说过什么?你买菜的时候讨价还价,为一毛钱和别人争执,回到家里零钱扔得到处都是……”

后来一个说,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另一个说,离就离,早该离。那天晚上,他们的战争终于在一个人摔门而去一个人独守空房中结束。一个曾经憧憬着“永远”,被“永远”祝福着的婚姻就这样 over(结束)了。他们都是刚烈之辈,要换了我,一看形势不对早就自己找台阶下了,可是他们宁愿为不冷静付出代价。

我一直以为只有那些犯歹的事才会摧残婚姻,没想到所有细枝末节追究起来更具杀伤力。为了一个马桶圈毁掉一段海誓山盟值得吗?小石不明白为什么相爱的时候丈夫可以为了她赴汤蹈火,为什么在生活平淡的时候,连上厕所的习惯都不能改改呢?永远是一个虚词,可见度不足三米。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可能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种态度,更主要的,它可能是一个习惯。只有宽容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拨云见日,试着给永远一个方向吧,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世上有永远。

不团结就是力量

邻居赵文雯这些日子忽然注重起自我来了,上星期还跟我一个劲儿地谈着丰胸,今天来的时候又换美腿了。浅粉色的小吊带儿挂在肩上整个人显得瘦骨嶙峋的,她用大脚趾挑着拖鞋一晃一晃,指着我说:“你这腿也不修饰一下,哪还有曲线啊,整个一条斜线。”我没理她,赵文雯有个习惯,在她存心要跟自己过不去的时候一定要找个靶子说事儿,这么多年我就是她的靶子。我把双手放在大腿根儿上比画了一下:“葫芦有曲线,你有本事长条葫芦腿我也看看。”赵文雯用她单眼皮下的眼睛斜了我一眼:“你也注重一下自己的形象,回头哪天给人甩了。你平时把两个小板凳放在地面上,做做俯卧撑;或者躺在床上,胸前抱两个西瓜进行一下仰卧起坐的训练。”没等她说完,我就跳到她旁边拎起她一只耳朵,大声问她是不是哪里病了。赵文雯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走了。

到了晚上,我正在语音聊天室听网友唱情歌,赵文雯发来一个短信,让我马上给一个133的号码打电话,确认对方的性别。我抓起电话拨过去,是个长途,让我在号码前加拨0。我心里暗骂赵文雯这个歹毒的女人,她好事是不会留给我的。电话几乎没响铃就通了,一个女人说:“喂?”我问:“小李在吗?”她说:“你打错了吧?”我重复了一次她的号码又问她在哪里。那女人声音很好听,说在西安。我挂了电话马上发短信向赵文雯汇报。

转天,赵文雯一大早就把我堵在厕所,急急地问我昨晚那个女的怎么样。我眯着眼睛对她笑着说:“怎么样你该问你老公吧。”这句话像箭一样把她射中,赵文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那上面还放着昨晚没放好的电视遥控器,但她已经感觉不出来了,整个人僵在那。

赵文雯的老公自从开了公司就非常忙,经常出差或者应酬,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把自己的老婆托付给了我,因为我也经常被我的老公放鸽子。其实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一年多了,我从来没发觉什么异样,也没往歪处想过。可这次赵文雯却较上劲了,在她看了很多杂志里情感类的倾诉之后越发觉得自己的状态很危险,她开始在丈夫接电话的时候竖起耳朵听,开始捕捉他讲话时的表情变化,开始主动抢过丈夫的衣服来洗,当然洗之前她要检查所有的口袋。赵文雯还多了一个习惯,就是趁丈夫睡觉或上厕所的时候快速翻阅他的短信息,把可疑号码一律抄下来交给我,验证男女。每天经我手拨出的号码大约有五六个,男女各半。我看着赵文雯自言自语般一个劲儿地问“你说这个有可能是狐狸精吗”就觉得心酸。女人毕竟是敏感脆弱的动物。

后来我在楼下遇到赵文雯的老公,那个已经发福的男人正从车里钻出来对我笑得特别真诚。我用开玩笑的语气对他说:“怎么最近总看不见你,你可不能做对不起文雯的事啊。”那男人关上车门,然后看了一眼楼上:“怎么会呢。我拼死拼活就为了让她幸福,昨天还买了份保险,受益人填的是她。”在这句看似随意的话里我突然一惊,因为上个月赵文雯也跟我说起买保险的事,而在文雯保单的受益人那栏填着她妈的名字。

我们这个楼层,只住着我们两家人。赵文雯穿着拖鞋再次走进我家的时候已经不指责我的腿像斜线了,她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喜欢点着那些杂志上的小明星说三道四。我想,警报已经解除了吧。其实对于那些责任心强,同时心思很重的男人来说,你该做的只是默默地陪他走上一段,把能扛起的放在肩上减少他的负担,因为这样的男人其实是最有良心的,也最懂得感激。

我觉得男人只可影响不可驾驭,只可扶植不可造就,那些优秀的男人大体都是被女人培养和发掘出来的,拔苗助长毫无用处。这些道理我始终跟赵文雯强调着,可是,在老公的手机突然响起的时候,看着他谨慎地把书房门关上,我的耳朵不由得也竖起来了。唉,不团结就是力量。